

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

杜 伟 生

在各种论述中国古代书籍史的著作中，谈到中国古代纸书的装帧，都认为有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及毛装等形式。除旋风装外，其他各种形式因实物材料充分，鉴别认定和描述装帧特征都没有什么问题。而对旋风装的认识则有数种之多，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一九〇三年，日本学者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提到：“何谓旋风叶？予犹逮见旧钞本《论语》及《醍醐杂事记》，所谓旋风装也。”至于什么是旋风装，他是这样说的：“夫卷子之制，每读一书检一事，绌阅展舒，甚为烦数。于是后世取卷子叠折成册，两折一张裱纸，犹宋槧藏经而其制微异。而其翻风之状，宛转如旋风。而两两尚不相离，则又似囊子，则皇国谓之囊草子也。”

一九一八年，孙毓修先生《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中，认为旋风装就是蝴蝶装。

一九二九年，李文绮先生发表《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一文，认为旋风装“亦名经折装”。

一九三四年，陈彬和、查猛济合著的《中国书史》出版。在谈到旋风装时，书中写道：“卷子比竹简，虽似乎便利得多了。但当着要从一卷书里边检查一桩事情的时候，必须将全卷轴展舒，在手续上觉得有许多麻烦的地方；因此就把卷子叠成功册

子，先拿一张裱纸来两折一下，再把首尾概粘在裱纸上面，像宋槧藏经一般，而两面仍不相离，又似囊子，所以也叫‘囊草子’。”如果把文字和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中关于旋风装的记载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渊源。五十年代，我国著名书史学者刘国钧先生在其一系列有关书史的论著中均采用了这种说法，影响广泛。他将这种装帧形式称为“经折装的变形”。

一九八一年，李致忠先生发表《古书旋风装考辨》一文，明确指出旋风装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良，现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形式“龙鳞装”就是旋风装。

一九八二年，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在其《中国书史简编》一书中，认为：“根据文献记载和现留存的实物来看，旋风装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折装的变形”，另一种就是故宫藏本《唐写本五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那种装帧形式。

笔者以为，旋风装作为一种装帧形式，必定具有鲜明的特征，以区别于其他装帧形式。一种装帧形式，很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名称，但绝对不应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装帧形式共用一个名称的现象。旋风装就是旋风装，有关它的文献记载和现存留的实物，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要认定旋风装的装帧特征，我们还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九九六年上半年，笔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在该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幸见到另一件与故宫藏本基本相同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它的装帧对我们深入研究旋风装，很有价值。

该《切韵》原题：“刊谬补缺切韵 朝议郎行衢州信安县尉王仁昫字德温新撰定”。正文部分二十一叶，每叶两面书写（第一叶除外），文字朱墨两色。由于每叶第二面都用化学浆糊和一种类绢织物整叶托裱，因此纸色黄褐，又厚又硬。

第一叶残损，书叶高仅存15厘米左右，最后两叶高26.5厘米，其余书叶高均在27.3—27.7厘米之间。书叶长度情况稍复杂：25.5—25.8厘米的有两叶；27.5—29.5厘米的有四叶；32.5—35.5厘米的四叶；36.1—37.8厘米的有三叶；40.3—41.9厘米的有六叶。总的说来，书叶高度基本一致，长短并不统一。

由于全部书叶都经过整叶托裱，原书装帧状况不得而知。但每张书叶右端两面均有浆糊痕迹，糊痕宽窄在0.5—1厘米左右。除此以外，该书还存有一张底纸，高26.7厘米，长29.5厘米，一面有字：“维岁次辛酉七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姪女二娘子谨以清酌之奠□敬祭子故人母何耶□灵伏惟灵久丞思德 养育成人将谓寿□松柏何□□也祸来前 孤号噎□惆怅闷绝 □□□□□□灭之灵”此叶浆糊痕迹更宽，第一行整行字被浆糊痕压住一半。天、地两端亦有糊痕，也许原来还有纸粘在上面用以加固，不得而知。

全部书叶（底纸除外）中间均有一纵向折痕，多已断裂。这是该书全部托裱的重要原因。

从全部书叶没有浆糊痕迹一侧稍有破损，有浆糊痕迹一侧破损较少；书叶右端两面均有浆糊痕迹，且有一张底纸的情况来推测，它原来的装帧形式应是这样的：书叶以右侧为准码齐，每叶右端上下两面涂上浆糊，逐叶粘连，最后，在最后一张书叶下面粘上底纸。由于书叶较长（最长者近42厘米），收藏时先将全部书叶对折一下，再用底纸包裹。

为了证实这一推测，笔者又选择了一些敦煌遗书来考察它们的装帧。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又发现两种遗书的装帧形式类此。

其一：法藏敦煌2046号，原件没有题名。书叶共十叶，底纸一张。书叶高约在30厘米左右，长在39—41.5厘米之间。这部书全部书叶是以左侧为准码齐，各叶之间先以浆糊粘连，然后用宽

约5厘米左右的竹条二根夹住书叶，再在竹条上打眼七个，用一根藤线从上向下：再从下向上循环串连装订，线头结在第二眼外侧。

此件遗书大概是一部字典。前三叶竖写，后七叶横写，汉梵对照。文字内容为43种经名，33种论名及9种经律论在一起的佛教名词。文字书写者是“大云寺张闾和上”。

非常有意思的是，此书底纸长92厘米，且底纸用作封底的一面，有70厘米左右经过加固，如同手卷的包首。包首前端粘有一条小竹条充作天杆，宽约5毫米。这件遗书打开时是一册装订整齐的书，若卷起来和卷轴装书籍的外观完全一样。

其二：法藏敦煌遗书2490号。全书六叶，通高33厘米。第一叶长30厘米，第二叶长57厘米，第三叶49厘米，第四叶58厘米，第五叶48厘米，第六叶49厘米。各叶均单面书写，划有红格。第一叶上红格数为 10×11 ，其余各叶均在 10×18 至20之间。小格内写有佛教名词，此书看来也是字典、工具书一类的书籍。第三、四两叶无字一面对，并有“广明二年次岁正月日记”文字一行。书叶为硬黄纸。全部书叶以右侧为准集齐，然后再粘在一根直径1厘米左右的小木棍上。

在发现这两件遗书之后，笔者非常想知道在其他地方收藏的敦煌遗书中，是否还有这类装帧形式的。在吴芳思博士的帮助下，笔者又赴伦敦，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中，又见到一件《筮宅凶吉法》（英藏敦煌遗书S·6349号）。

该书共五叶，均单面书写。书叶高30厘米左右，第一叶长22.5厘米，第二叶长28厘米，第三叶长30厘米，第四叶长50厘米，第五叶长68厘米。第一叶有字一面向下，与第二面文字相对；二、三叶无字一面对；三、四叶有字一面向。书叶第一面左侧，有“于时岁次甲申六月丙辰十九日甲戌申时写讫”字一行。从第二叶、第三叶无字一面对来看，不太符合书籍装订习

惯，且书叶长度相仿，极有可能原为一张书叶对折装订，因折口部分磨破而分开成为两叶。

该书全部书叶以左侧为准集齐，逐叶粘好，再用一根直径约9毫米的竹棍破开，夹住书叶，竹棍上再打三个眼，用藤线串连缝好。

该书原始装帧保存完好，第五叶上有一长近4厘米，宽约2厘米的小纸条，对折时贴在书叶右侧上端。上书“周易”两字，显然是一个在书籍卷收插架后，便于查找的书签。

现在，我们把这几种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概括一下：

书叶的数量多寡不一，有的双面书写，多数单面书写，书叶规格基本上都是横长竖短。

有的书有底纸，有的书没有。没有底纸的书一般情况下底叶加长，以用作底纸。

书叶多数以左侧为准集齐，也有右侧集齐的。书叶集齐后，逐叶粘牢，然后或粘在木棍上，或用竹条夹住用藤线串连订好。

最重要的一点，这种装帧的书籍展阅时书叶有序排列，可逐叶阅览。卷收时以书叶集齐的一侧为轴心，卷起收藏。

这种装帧形式出自敦煌遗书，而敦煌遗书多为唐代遗物。那么，关于这种装帧形式的论述在古籍中肯定有记载。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纸书的八种装帧形式中，七种都得到了确认。唯独对旋风装的认识，至今还没有统一。所以，我们不妨再将古籍中有关旋风装的论述，重新研究一下。

宋人欧阳修说过：“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舒卷，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郢《彩选》是也。”（《归田录》）

程大昌也谈到过叶子：“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演繁录》）

再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的记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今蜀中迎祥书院经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

到了清代，钱曾的记述稍微详细一些：“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涵芬楼烬余书录》）

“焦达卿有吴彩鸾书《切韵》一卷，……相传彩鸾所书《韵》散落人间者甚多。余从延陵季氏曾睹其迹，……与达卿所藏异。逐叶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叶者，即此。真旷代奇宝。”

细读这几段文字，笔者以为大概有以下儿层意思：

1. “叶子”就是“旋风叶”。“其制似今策子”。宋时书籍装帧已进入册叶时代，多为蝴蝶装。“似今策子”即似今册子，是说这种装帧已基本具备册叶制书籍的一些特征。书籍展阅时，可“逐叶翻看，”卷收时“正作旋风叶卷子”。因而可以说，“旋风叶”是对卷装书籍的一种改良。换句话说，旋风装是介于卷轴装和册叶制装帧之间的一种装帧形式。

2. “旋风叶”是书籍写本时代的装帧形式，流行于唐末五代时期。“卷轴难以舒卷，故以叶子写之。”“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即使到了宋代，这种装帧的书籍也还有流传，“人家往往有之”。

3. 采用“旋风叶”装帧的书籍多是“文字有备检用者”的工具书性质的书籍。欧阳修、张邦基、钱曾等人都见过吴彩鸾书《唐韵》，说明《唐韵》流传之多。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如《彩选》之类的书籍。笔者以为，只要是“文字有备检用者”都有可能采用这种装帧形式。

对照欧阳修、张邦基、钱曾等人有关“叶子”“旋风叶”

“旋风叶卷子”的论述，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前面介绍过的，现存英法两国的敦煌遗书中如《筮宅凶吉法》等书籍的装帧。

1.这几种敦煌遗书从纸张颜色、墨迹及纸张薄厚程度来看，当属唐末五代遗物。法藏敦煌遗书2490号上的“广明二年次岁正月日记”十个字，可以证实这一点。“广明”为唐末僖宗李儇的年号，其后再过二十几年，唐王朝就覆灭了。这几种书籍制作的年代完全符合《归田录》等书的记载。

2.这几种敦煌遗书的装帧已具备册叶书籍的一些特点，但并不完全一样。书叶一侧集齐，展阅时“叶子”依次排列，颇有“策子”（册子）的风貌，与“策子”稍有不同的是，书叶的长度长些罢了。

3.这几种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完全可以说是卷轴装书籍到册叶制书籍装帧的一种过渡形式。或者说是卷轴装的一种改良。《筮宅凶吉法》最后一叶很长，书叶卷收时包在卷子最外面。法藏敦煌遗书2046号更能说明问题，书叶下有一张长92厘米的底纸，且经过加固，装有天杆，书叶卷收起来后外观同卷轴装书籍完全一样。

这四种敦煌遗书展平时，三种书集齐叶的一侧都装有轴，（另一种原来亦可能有轴）轴的粗细及材料也不尽相同，但用这种装帧形式中的轴和卷轴装的轴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它们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这种装帧形式的轴的作用只是将书叶集中在一起，当作收卷书叶时的中心，这时的轴，只不过是从卷轴装脱胎时带出的胎记罢了。

4.这几种敦煌遗书都属工具书性质。《刊谬补缺切韵》自不必说，佛经中的名词也是需要经常查对的。《筮宅凶吉法》可能是古人建造房屋时的占卜依据，也是要经常使用的书籍。这几种书籍装帧古朴，对装订技术要求不高，极易操作。书叶随手即可装订，甚为便捷。能从英法两国所藏敦煌遗书中发现这种装帧的

书籍三、四种（今后也许还会有所发现），始信“人家往往有之”不为一句虚言。

说了这么多以后，笔者以为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敦煌遗书中的实物来看，将书叶一侧码齐，在纸边涂上浆糊逐叶粘牢，再粘上一根木棍或用一根劈开的竹棍夹住书叶粘连处，打眼穿线装订。展阅时书叶虽参差不齐但排列有序，收藏时以集齐的一侧为轴心卷起，这种装帧就是“旋风叶”，也就是中国古书旋风装。

那么，本文开头提到的几种装帧形式为什么不能被认定是旋风装呢？

蝴蝶装是宋代常见的书籍装帧形式，若蝴蝶装即是旋风装的话，欧阳修就完全没有必要说“叶子”“其制似策子”了。

经折装及其“变形”的外观方方正正，已是完全的册叶制装帧。当读了钱曾关于“旋风叶卷子”的记述，我们就很难把这种装帧和旋风装联系在一起。再者说在经折装上下加粘一张裱纸即是旋风装，是岛田翰先生首倡。这种装帧的书籍除了岛田先生自言见过《论语》及《醍醐杂事记》两种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见过。对于一种曾“人家往往有之”的书籍来说，这种情况不应出现。另外，钱曾生活于清初，较之岛田翰来说，生活的年代要早得多。我们知道，离现代生活时代越远，距离古人就越近。因此，钱曾关于“旋风卷叶子”的记述，较之岛田翰的记述来说，应该更有价值。

关于故宫藏本“龙鳞装”《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自李致忠先生《古旋风装考辨》一文发表以后，这种装帧就是旋风装的观点影响很大。笔者也曾发表文章附议。说实话，若没有当年“龙鳞装即是旋风装”的认识，笔者在英、法两国见到的《筮宅凶吉法》等书籍的装帧，也不会和旋风装联系起来。那样的话，也就没有这次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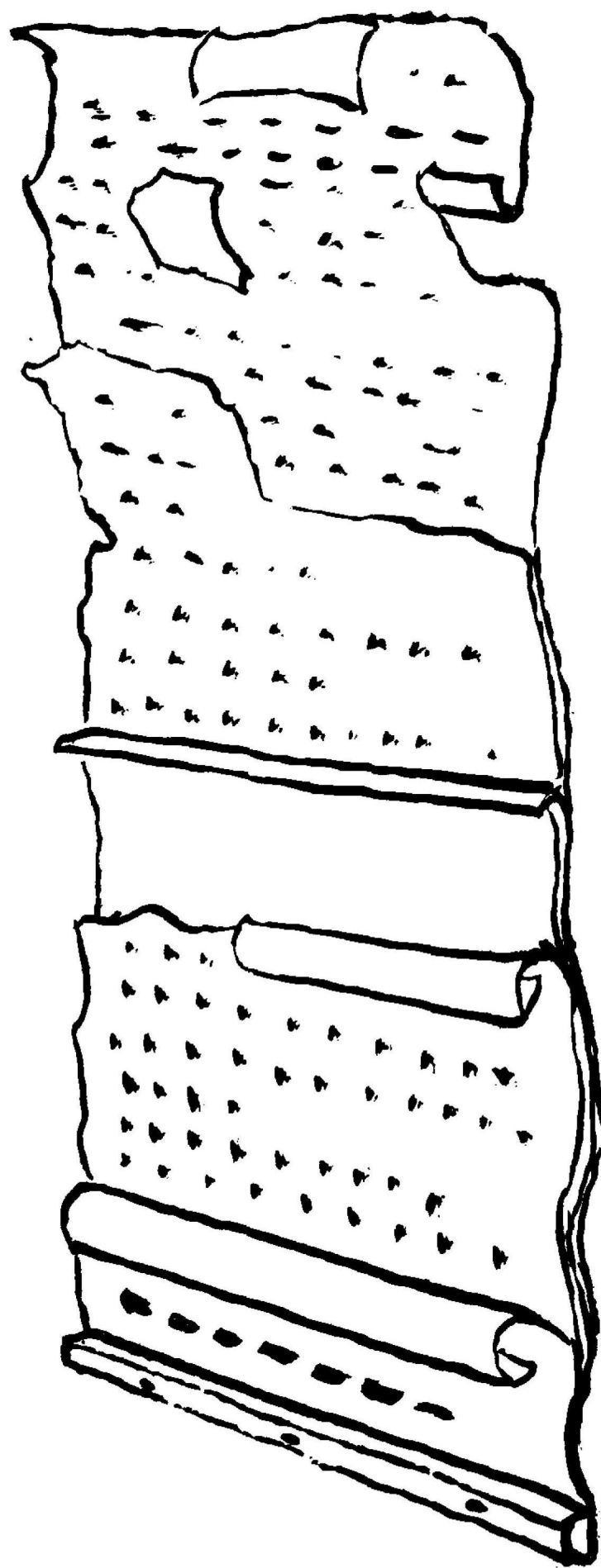
近年来，由于工作需要，笔者几次参加《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在国内外展出前的筹备工作。每次筹备工作都要涉及书籍装帧问题。经过反复观察故宫藏本《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照片，发现这件东西装帧非常考究。笔者从事装裱工作多年，以笔者的经验，将第一叶全裱在底纸上，其余书叶顺序向左鳞次相错地粘在底纸上，要完成这种装帧，没有一定水平的装裱技术是根本做不成的。历史上旋风装书籍曾“人家往往有之”，而对装裱要求很高的话，书籍流通的范围就会非常有限。

故宫藏本《刊谬补缺切韵》书后有一宋濂跋文：“在吴彩鸾所书刊谬补缺切韵，宋徽庙用泥金题签，而前后七印俱完。装璜之精，亦出于宣和内匠，其为真迹无疑。余旧于东观见二本，纸墨与之正同。第所多者，柳公权之题识耳。诚希世之珍哉！”这就说明，这件东西并不是唐代原来的装帧，而是在崇奢尚糜的宋宣和年间，在皇宫内府中重装的。该书第一叶全裱在底纸上，只是因为原书第一叶正面无字或只有几个字，以用作书籍封面，这点和现代书籍相仿。由于其余书叶均两面写字，所以只能粘其一边，以保留文献的完整性。这在当时，仅仅是一种权宜，却给后人留下一件举世无双的“龙鳞装”珍品。

还有，如果仔细研究故宫藏本《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照片，就会发现它的书叶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纵向折痕。这更能说明““龙鳞装”不是该书原始装帧。而这点却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刊谬补缺切韵》一书的情况完全相同。它的原始装帧应该是：所有书叶集齐右侧，逐叶涂少许浆糊将纸边粘牢，加轴。（很可能还有一张底纸，在重装时被弃之不用了。）由于书叶很长，所以先对折一下，然后卷起收藏。这才是真正的旋风装。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



《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示意图